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五 六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十六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六十五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名蹟二

京八景一曰居庸疊翠一曰玉泉垂虹一曰太液秋風一曰瓊島春陰一曰薊門飛雨一曰西山積雪一曰盧溝曉月一曰金臺夕照其說起於金章宗明昌史

胡廣北京八景圖詩序地志載明昌遺事有燕京八景前代士大夫間嘗賦詠往往見於簡策聖天

子龍飛於茲肇建北京為萬方會同之都車駕幾載巡狩而文學之臣多列扈從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鄒緝仲熈獨曰昔之八景偏於一隅猶且見於歌詠吾輩幸生太平之世當大一統文明之運為聖天子侍從之臣以所業而從遊於此縱觀神京鬱葱佳麗山川草木衣被雲漢昭回之光而昔與今又豈可同觀哉烏可無賦以播於歌誦衆咸曰然遂命曰北京八景間更其題一二仲熙作詩

為倡於是繼賦者國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胡儼若思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楊榮勉仁左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善幼孜翰林侍講曾棨子啟林環崇璧翰林修撰兼右春坊右贊善梁潛用之翰林修撰王洪希範王英時彥王直行儉中書舍人王紱孟端許翰鳴鶴暨廣凡十有三人得詩一百二十首賡兩和仲熙之韻詩獨後成竊嘗自惟承乏詞林以文字為職乃獲隨侍萬乘覽山

川之雄歷古蹟之勝於所謂八景者得之獨先且多儒者之榮孰有踰於此者然才學猥陋不足以敷贊洪休賴諸公有作雍容大雅宣暢發舒可以傳於文苑而廣忝厠名於後亦何幸焉乃寫八景圖并集諸作寘各圖之後表為一卷藏於篋笥他時歸老南方優游江村林屋之下擊壤鼓腹詠歌聖化時展而觀之撫其景誦其詩豈無歐陽子所謂玉堂天上之思與夫平生交游出處之感耶

楊榮序余嘗考天下山川形勝雄偉壯麗可為京都者莫逾於金陵至若地勢寛厚關塞險固總踞中原之夷曠者又莫過燕薊昔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九有以金陵龍蟠虎踞長江天塹遂定都焉迨皇上肅清内難繼承大統又以燕薊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為天下都會乃詔建北京焉及今十餘年車駕凡兩廵狩榮叨禄翰林既嘗歴覩金陵之勝今而復忝扈從得

以追陪文臣之末隨侍皇上遍閲北京山川之槩退而與諸僚友討論莫不稱歎以為斯文千載之奇逢一日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光大偕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鄒公仲熙考求其跡以昔人有燕山八景之作而簡册無聞今聖朝天下一統皇上建都於兹誠非往昔比不可無賦詠以播於無極於是仲熙倡為北京八景學士胡公兩和其韻而序之僚友同賦者凡十三人榮亦

厠名其間亦何幸哉竊自幼嘗閲地志考其山川形勝心目為之開明精神為之飛動思欲遨遊歴覽而不可得及今得以循歴兩京又得屢承上命奉使西北由江淮道大梁䧳邑踰關中以達玉門關之外及侍皇上兩率出塞北至極漠西抵和林觀兩京之地王氣所鍾實為天下形勝之最東南西北道里適均直足以控制萬方而為聖子神孫萬世磐石之基也榮以菲才叨逢恩遇涓塵海嶽

效報未能茲以北京八景圖并詩裝潢成卷因舉足跡所至書於卷末且以諸景之槩所以得名者疏於圖首誠非欲夸耀於人將以告夫來者俾有考於斯不惟知天下山川形勢之重而又有以知八景所在如目親覩有若余輩之菲薄叨承國家眷遇之厚樂其職於優游得以歌詠帝都之勝於無窮者皆上賜也然則觀於是者豈無感發興起以自奮於明時者哉

王文安英有園在城西北種植雜蔬井傍小亭環以垂柳公餘與翰苑諸公宴集其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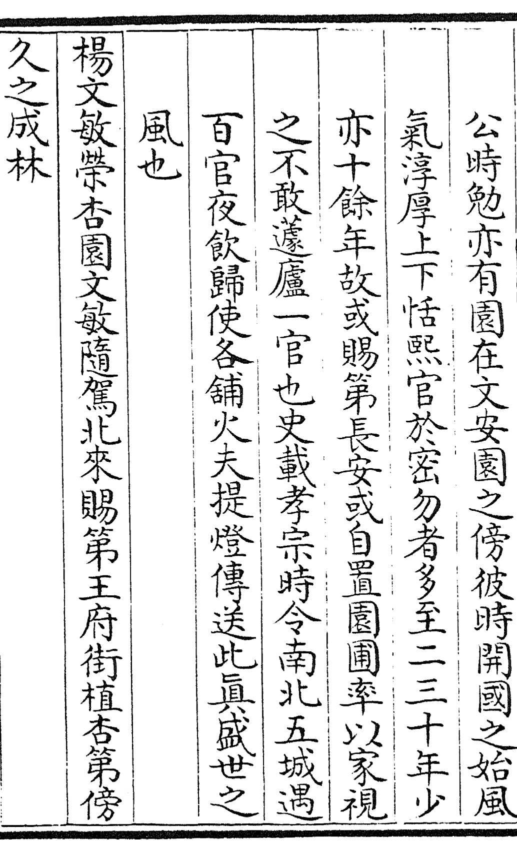
文安登高詩序都城西北山林泉石之勝嘗一遊覽而學士錢公習禮好之不忘與李公時勉陳公得遵曾公鶴齡曁予期九日出城登高以償所好之雅以是日必賜宴乃更約預遊焉衆皆曰然九月五日早朝侍經帷退偕出西安門而李公暫還私第於是四人者聯轡出宣武門西行五六里下

馬令從者煮茗而李公至飲茗罷南行而西至壁商寺塔巍然如舊佛宇方修飾座後壁施生綃縱橫可三丈許繪觀音像歎其畫之工忽一僧至曰近富人以白金百餘兩募指揮商喜畫喜蓋宣德中以善丹青得官也又相顧竊歎一壁之費如此而畫工之能者亦至是邪後有臺稍高峻登而四望城闕崔巍峙其東羣山蒼翠繚乎西由北而南則平疇廣陸長林大澤曠莽千里渾河浩乎東注

其遠無際臺之石隙多細草可坐欲呼酒來酌僧
迎入丈室焚香獻茗果言寺塔創於隋寺古僧少
車馬罕至近時權貴創寺環布城邑度僧至數百
千寺多固無盆僧且混塵俗耳僧名聞究平人也
與僧別北行一里許至廣恩寺蓋權貴所創者外
門表石刻大光明三字門之内鐘鼓二樓又重門
棲僧之宇疊峙其中以黄金飾像五綵繡幡幢他
器物備極工巧觀者目駭僧聞客出迎長身古貌

白髭毿毿然詢其名曰主寺趙州和尚也導容觀兩廡畫壁頗能言壁間故事從廡東登寺後山寺元長春宫故址山聚土而成樹木蕃茂不可逺望還坐僧室出寺又西北行二百步至予小圃傍井多柳其西曠然逺山亭亭微露秀色如脩眉半出天際乃酌酒坐柳陰下錢公喜獨盡量飲既乃至李公園又東出古城北繞城河流如練沿流行數十步登城磴道欹斜荆棘叢生微風蕭颯幽思浩

然達李公園劇飲坐近羊棗樹多濃陰日將夕乃還明日錢公以江山留勝跡為韻各賦五詩屬予記嗟夫佩茱登高九日之事預遊則自錢公始夫豈好遊哉歐陽子所謂在乎山水之間而已詠歌而記之固宜然思前時城西之遊皆侍郎王公行儉所倡率公承上命出掌邦政位望尊崇有所不暇五人者為之戀戀焉然公亦未必忘情於此也乃併書之不鄙誦予之言又豈無所歆羨哉按李



公時勉亦有園在文安園之傍彼時開國之始風氣淳厚上下恬熙官於密勿者多至二三十年少亦十餘年故或賜第長安或自置園圃率以家視之不敢遽廬一官也史載孝宗時令南北五城遇百官夜飲歸使各鋪火夫提燈傳送此眞盛世之風也

楊文敏滎杏園文敏隨駕北來賜第王府街植杏第傍久之成林

楊文敏雅集圖序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辰館閣諸公過予因延於所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香襲人觴酌序行琴詠間作羣情蕭散衎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著色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廬陵楊公其右為榮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左少詹

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户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髮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傔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於妙廬陵公喜題曰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賦詠成什乃屬予識其後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圖惟治化以貽永久吾輩忝與侍從涵

濡深恩葢有年矣今聖天子嗣位海内宴安民物康阜而近職朔望休沐聿循舊章予數人者得遂其所適是皆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葢亦宜也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耆英俱以年徳高邁致政閒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為美談彼固成於退休之餘此則出於任職之暇其適同而其迹殊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歴非同出一時聯事一司今予輩年望雖未敢擬昔人

而膺密勿之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之人安知不又有羡於今日者哉雖然感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之後而加勉焉

梁園在京城外之西南廢城邊引凉水河入其中亭榭花木極一時之盛

劉定之遊記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遼金别都之城也元遷都

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於朝市間全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為蕭太后城即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為姓有子為帝則太后别居宫城統部屬故其亡也末帝淳之妻猶得獨存稱太后以制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為范陽藩鎮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

龍與薊在此也惡得謂非唐藩鎮舊城乎遼金不因藩鎮以為都而曷因乎稽諸史志遼金又曷嘗創建都城乎其城僅存土𡐓覆皆為人取去今取猶未已其土皆眞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即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遊之日去清明節未久揷棘挂紙近遠在目嗟乎昔之在此地者以臣叛主兵戈擾攘自唐中葉迄元季廿七百年矣小而鼠拱豕伏犬而虎吞龍亢孰得窺之哉天

旋地轉時移事改而懦夫豎子持畚鍤以斸甓掘土焉就其構樓櫓立麾蓋喑嗚叱咤之故處而塋埋哭泣引紼掩袂焉因其頹垣隳墉而增高補缺以障朔風延夕暉藝羣芳於是吾儕得以息朝署之迹據林野之興焉俛仰古今感慨多矣可以自幸夫聖明之不易遭也是日園中牡丹皆半謝蓋京師氣候牡丹開於穀雨後於候為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之間予往乃立夏初故已過也同遊

者柯學士孟時相約携具皆甚儉園有龍槐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埃中道憩一寺正統中太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没於土木有像在寺

海月庵在皇墻之西乃吴文定寛之居文定在翰苑及佐銓日以讀書為事公餘披白袷據案録書如儒生至今傳之

文定海月庵冬〻日賞菊圖序弘治二年十月二十

八日翰林諸公會余園居為賞菊之集既各有詩寛又以為宜有圖寘其首乃請鄉人杜謹寫之蓋據案停筆而搆思者今南京國子祭酒致仕方石謝鳴治也並方石坐濡筆伸紙欲作字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西涯李賔之也持杯而傍坐者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成齋陳玉汝也舉茗椀而顧後者掌國子祭酒事禮部右侍郎泉山林亨大也背立而觀飛鶴者大常寺少卿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石城李世賢也循除而采菊者故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治齋陸廉伯也後至而褫衣者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守溪王濟之也坐泉山之次呼童子進饌者爲寛而小兒𩒹捧卷而進亦與焉大率寫其意不求甚似至於衣冠古雅亦不必似今人而况草木之產乎夫古今人雅集多有圖傳於世以寛所見如宋王晉卿之西園元顧仲瑛之桃源國朝

楊文敏公之杏園皆模寫一時人物各極其思而又必有序之者後世得以按而識之故述其人於圖付藏藏之覽者庶識其為某某也後十年己未四月二十四日吏部左侍郎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匏庵吳寛原博撰

吳文定佐銓時手植藤於堂之右廂既而王文恪繼公之後乃命陸包山為圖諸公題咏之莆田方興邦刻記藤下余家有文定小楷詩稿一册錢尚

湖題曰吾鄉吳文定公手書詩藁一册北海先生出以相示公平生好學老而不倦家有叢書堂藏書萬卷凡古書秘本多出手鈔其題署有云書於吏部東廂者則其佐銓時書也王文恪公手鈔唐六典今鏤版吳中先輩遭時承平讀書汲古優游翰墨其風流可想見也

文淵閣石臺芍藥其花較時花碩而艷大學士有擷之之私第者傳玩數日不落

李文達玉堂賞花記文淵閣右植芍藥有臺相傳
宣廟幸閣時命工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澹紅者是
也景泰初增植二本純白居左深紅居右舊常有
花自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
瑄李賢同時入為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一
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為兆明
年暮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彭時呂
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謙黄諫錢溥相繼同升學

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共賞首夏四日盛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院宮僚咸和彙成曰玉堂賞花詩集賢序其端

月河梵苑僧道深别院池亭幽雅甲於都邑

學士程敏政記月河梵苑在朝陽關南首蓿園之

西苑之池亭景為都城最苑後為一粟軒軒名曾

西墅學士題軒前峙以巨石西闢小門門隱花石

屏北為聚星亭亭四面為欄檻以息遊者亭東石

盆池高三尺許玄質白章中凸而坎其旁云夏用

以沉李浮瓜者亭之前後皆盆石石多崑山太湖

靈壁錦川之屬亭少西為石橋橋西為雨花臺上

建石鼓三臺北為草舍一楹曰希古桑樞甕牖中

設籐床石枕及古瓦塤箎之類草舍東聚石為假

山西峯曰雲根曰蒼雪東峯曰小金山曰壁峯下為石池接竹以溜泉泉水涓涓自峯頂下竟日不竭僧指為水戲臺南為石方池貯水養蓮池南入小牖為槐室古樗一株枝柯四布蔭於階除俗呼龍爪槐中列蠻墩四槐屋南為小亭中度鸚䳇石其重二百斤色淨綠蓋石之似玉者凡亭屋臺池四圍皆編竹為籓詰曲相通花樹多碧梧萬年松及海棠榴之類自一粟折南以東為老圃圃之門

曰曦先曦先北為窨春冬以藏花卉窨春東為春

意亭亭四周皆榆杜桑柳叢列密布遊者穿小逕

偪仄以行亭東為板凳橋橋東為彈琴處中置石

琴上刻曰蒼雪山人作西為下棋處少北為獨木

橋折而西曰蒼雪亭亭為擊壤處有坐石三踰下

碁處為小石浮圖浮圖東循坡陀而上凡十餘弓

為灰堆山山上有聚景亭上望北山及宮闕歴歴

可指亭東隙地植竹數挺曰竹塢下山少南門曰

看清入看清結松為亭踰松亭為觀瀾處自聚景而南地勢轉斗如大堤遠望月河之水自城北逶迤而來下觸斷岸有聲潺潺别為短墻以障風雨曰考槃榭出看清西渡小石橋行叢薄中回望二茅亭環以葦樊隱映如畫盤旋而北未至曦先結老木為門曰野芳出曦先少南為蝸居東為北山晚翠樓樓上望北山視聚景尤勝出樓後為石級乃至樓下葢樓處高阜為之故下視若洞然樓下

為北窗窗懸籐籃僧每坐其中以嬉蓋畨物也樓閣出小牖為梅屋盆梅一株花時聚觀者甚盛梅屋東為蘭室室中蒔蘭前有千葉碧桃尤北方所未有者苑主道深性疏秀通儒書宣德中住西山蒼雪庵賜號圓融顯密宗師而自稱蒼雪山人後歸老乃營此自娛諧者頗寡而獨與予善故輒記之以示夫未遊者

懷麓堂李文正第堂名也公名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

戍籍居京師四歲舉神童景皇帝抱置諸膝六歲八歲
兩召見講尚書大義命入京學天順八年進士選翰林
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八年以禮部左侍郎兼文淵
閣大學士亘內閣累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正德七年致仕又四年卒年七十謚文正
公殁後故第業已易主嘉靖乙酉耿公定向贖回搆一
小祠塑公遺像其中內有一櫝貯公紵衫及小朱履蓋
幼時所著以見上者櫝上耿公刻銘

文正秉政久門生故吏滿朝或朝退或散衙即集其家分題吟咏歲以為常公殁諸門人哭公有國賢詩一卷陸文裕深跋云石户侍郎二泉先生國賢詩一卷皆西涯李文正公卒後之作以致哀慕者萃寄都諫俞正齋國昌國昌示深讀之迂曲之情不可已敦厚之義不可窮實近世以來師生之所鮮有

文衡山在詞林日寓居禁城東玉河岸春水一灣新柳鬖鬖每集文人吟咏其中嘗自作燕山客舍圖題云燕

山二月已春酣宮柳霏烟水暎藍屋角疎花紅自好相看終不是江南

何元朗云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為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中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耶惟黄泰泉佐馬西元汝驥陳石亭沂與衡山相得甚歡時共酧唱乃知薰蕕不同器君子小人固各以其類也然衡山自作畫之外所長甚多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故此數公者長

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著姚涞楊維聰者耶此
但足發一笑耳
衡山先生在都無日不思歸嘗有詩云潦倒儒官
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
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黄葉暗松關
不嫌窮巷頻回轍消盡爐香一味閒又經時卧病
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
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

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未幾拂衣歸

先生有道之士適以畫掩之也

古雲山房米太僕萬鍾之居也太僕好奇石蓄置其中
其最著者為非非石數峰孤聳儼然小九子也又一黄
石高四尺通體玲瓏光潤如玉一青石高七尺形如片
雲欲墮後刻元符元年二月丙申米芾題又有泗濵浮
玉四篆字太僕嘗以所蓄石令閩人吳文仲繪為一卷
董元宰李本寧嘗為之題古今好石者自襄陽後人輙

稱太僕云

閩人陳衍米氏奇石記米氏萬鍾心清慾澹獨嗜奇石成癖宦游四方袍袖所積惟石而已其最奇者有五因條而記之為靈璧者二一高四寸有奇延袤坡陁勢如大山四面皆蹸跋礫砢如繪畫家皴法巖腹近山脚特起一小方臺凝厚而削臺面刻伯原二字小篆佳絶伯原勝國人杜本之字也本能詩工書尤以篆籀知名所著有篆訣此其遺

物也其一塊然非方非圓渾璞天成周遭望之皆如屏嶂有脉兩道作殷紅色一脉潤如小指一細如縷縩自頂上凹處垂下如湫瀑之射朝日也石可高八寸許圍將徑尺其聲視前石尤鏗亮色皆純黒凝潤如膏俱磬山產也更三石一英德産如雙虬盤卧玲瓏透漏千蹊萬徑穿孔鈎連雲烟宛轉欲興雷雨高四寸許長七寸有竒一兖州産又曰出嶧山深谷中灰褐色嶢巖渾雅堅緻有聲大

如拳一韶州產即仇池石也鐵色靚晶聲如響磬大亦如拳而峰巒洞壑層疊窈窕奇巧殊絶米公刻其底曰小武夷五石羅列各具形勝皆數百年物陰陽滋養風露薄蝕雖復頑然若有靈氣矣是日巖桂盛開水天澄徹坐無俗客賔主盡歡雖是秋深如渉春和

米太僕於大房山得異石博四五尺脩三丈許欲致之園中乃柬牲載書告之曰惟予之於公也素

性敦好氣質攸同爰求於山乃幸見公唯公之於
予也自啟雲關不靳一斑爰茲披塵得覩道顏予
既於公為夙契公宜為予而出山云何屢懇不即
慨然既聞即次復遲且延豈謂小園之無地異空
山之有天予則有平原茂樹草蒨花嫣良辰勝日
佳客名賢或袍笏之肅拜或韻事之聯翩或嘯歌
之暱就或樽俎之留連視爾山中孰全孰偏又豈
惡石工之佻巧畏用大之不情予則有酒伴笙侶

雲幄松帲自然導窾百態歧嶷且物有用而功宏
道有用而名成不鍊絀補天之績不鐫晦磨崖之
英視爾山中孰重孰輕石乎石乎何濡滞而不行
奇石休於良鄉道左甬東薛岡見之代石報米書
石隱云僕山中頑民賦質堅貞不能言動意有所
契僅知點頭孤眠獨立托處房山以為我地莫尊
我計莫得我心莫静我體莫寧千巖萬岫間確乎
其不可轉矣頃者山靈失職不守藩籬俾我支機

漫遭漢使遂承足下安車蒲輪從者數百厚幣卑辭遠辱召命天壤可敝知己難逢昔秦皇帝欲通三山遣僕入海賞靳帶礪虐以鞭笞僕義不受辱身可流血足必不移今當足下拜使即行幾不俟駕大夫之命重於王者何則知與不知也拘攣之夫寡聞淺見見僕出山以為希事物議蜂起毀言日滋行雖半途畏不可涉躊躕四顧無復敢前矣嗟乎足下實負雅懷略陳固陋僕生長幽區風蔓

雨蕪陶然適也烟花臺榭作陷穽觀窽若玲瓏而
器本窒礙圭角纖峭不學模稜原非世網之具又
豈磬折之姿足下不察謬賞為奇稱僕以支持乾
象奠守坤維廣大圓通卓哉國寶聞似過情美殊
溢實恭聆斯語惟有主臣僕纍纍族茵未琢未雕
散居名山不可數計其在靈壁者家聲尤重莫不
鐫鏤祖訓懷寶懷刑往有不類不師至人後身持
己為天下先技逞一長法羅三尺以驚人服射刑

以補天服煉刑以砥中流服湔刑殆哉岌岌乎殷鑒不遠足下愛僕甚知不令補天砥流此禍無患然使僕正墻面而立備奚臣之員貽之以安似非重徵僕之初意僕不屑也使僕展厥生平監峻任鉅不少貶巖巖之度足下能保人不驚乎驚斯疑疑斯畏畏必有以中之湔煉可逃飲羽不免足下仁慈涖衆蒲不濫施何忍一介之士為知己者死耶里有喬松甘泉者松慕高而高奔泉慕深而深

汪僕猶然笑之不解我衷亦若有慕竊恐今後松
泉得反之矣僕聞人情胥尚惟位與金多金高位
自昔重之足下擅陳思之敏才兼司空之博物文
人慧性衆揣不如獨柰何當官則計拙與僕則情
投人藉位而營金足下捐金而贍僕僕誠何奇好
酷至此大非人情愚不可及僕以足下永附廉吏
之稱足下以僕反蒙愚公之誚非所以畗清貺而
安余心也且足下家傍瓊林林中則十面仙郎為

政自號玄衣客卿既態既韻亦見亦隱五岳讓其秀聳八音爭其鏗鏘奇氣逼人不可一世擁腫之與游我形覺穢何以施面目於此君之前哉僕尚有虞焉足下與客卿遊有年矣館之以白玉之宮升之於紫霞之座窺彼所宜曲合其意行擬偕行止擬偕止而使軿在道無計相將軀質丘園貌登縑素邀人讚跋對客摩挲夢裏玄衣卷中斑管烏啼吏散悠悠我思假令僕儼然而至足下不勝其

喜必袍笏迎拜晨夕與俱異日君位漸高君途漸遠擕之不去思之不來有如今日何以為懷僕之累足下不淺矣語云一貴一賤交情始見先人壁立公一卷處士雖與君家海岳老人定方外交晨星俱殞世遠澤亡足下拖紫紆青不挾其貴憐我子姓少即負奇或居侍從或掌圖書濟濟布列充滿下陳更惜老成復迎耆長世講隆情古今絕少況今售惟贋品鑒鮮真知物價長於宋人人羣久

無卞氏足下晝龍弗好旁采溪山務求邁種以僕
硜硜均蒙推轂啟毋若來可追十亂人之非常舉
之違衆指示紛紛良有以也僕匪不知吐握再興
聞風奔走而慴茲多口士有同情伏惟垂原勿加
斧戮幸甚足下罝骨高名遍徹厓谷龍門崇重人
又願登一種不羈之子不顧一世之非求價急沽
未必不有儻能留意自入彀中望夫干時挂瓢辟
世所志不一存乎其人故山可歸吾完吾璧嗟乎

足下夫復何言初游塵界來路已迷導之使還頗
借力士古稱金銅仙人辭漢鉛水霑襟僕既之羊
足亦鮮燕翎欲歸未能淚作時雨惟足下念之若
足下膏肓有癖嗜果在痂請畢鍾昂之才薄建山
林之業地無虎豹鄉頗安恬俗子不來惡聲不入
煑之則我即糧偃之則我即枕待君結隣同吾不
老足下計不出此耶二書當時傳誦以為韻事
海淀米太僕勺園園僅百畝一望盡水長堤大橋幽亭

曲榭路窮則舟舟窮則廊高柳掩之一望彌際傍為李戚畹園鉅麗之甚然遊者必稱米園焉

海淀李戚畹園方廣十餘里中建挹海堂堂北有亭亭懸清雅二字明肅太后手書也亭一望盡牡丹石間之芍藥間之瀕於水則已飛橋而汀橋下金鯽長者五尺汀而北一望皆荷望盡而山婉轉起伏殆如眞山山畔有樓樓上有臺西山秀色出手可挹園中水程十數里嶼石百座靈璧太湖錦川百計喬木千計竹萬計花億

萬計閣中葉公向高曰李園不酸米園不俗

都人王嘉謨丹稜沜記帝京西十五里爲海淀凡二南則錡於白龍廟又南湊於湖北斜隣岣嶁河又西五里爲甕山又五里爲青龍㭊河東南流入於淀之夕陽延而南者五里旁與巴溝鄰曰丹稜沜沜之大以百頃十畝瀦爲湖二十畝沈灑種稻厥田上上湖圜而駛於西可以舟其地虛敞面陽有貴人别業在焉土木甚盛最後爲樓一區沜自

垣以西入於樓之湑為小湖桁二舸二中多菱芡魚鱉之屬上有竹萬箇筵篁垂絲篦簩雜生又有石苔沙棠甘菊忍冬幽蘭之類蘼蕪蔓延以入於泝竹最美亦帝京之僅有也樓下為城高可四丈竹繹蒙之根如蒼龍土石迸出登樓則泝當其腹以貫於南滎曜如銀其十畝外有大查銕鎖纜之以度行者度而南則為官道東入海淀循泝而西或南或西町塍相連有石梁一是曰西勾復潴為

小溪溪上有大盤石有小石瑟翠可愛溪中倒映見西山諸峰如鏡小魚浛浛如吹雲又南為陂者五六泝水再瀦為溪有村一是曰東雉土人汲焉始入地中出於巴溝自溝達於白石以入於高梁是為西郊自高梁合二潞是為東潞云湖而北自峋嶁而北入於西湖土人訛為諸塾西向之東有古祠一斷碑迺元上都路制使都哩章撰文云丹稜泝尚餘數行餘皆磨滅泝雖小然忽隱忽瀦連

以數里可舟可釣足食數口負山叢叢蓋神皐之佳麗郊居之選勝也癸未春三月余讀書海淀與泲爲隣主人僅有閣者暇得以遊息其間如己有之莫余難也於是乎記

張惠安牡丹園在嘉興觀西其堂室一大宅其後植牡丹數百畝每當開日主人坐小竹輿行花中竟日乃徧

袁宏道遊牡丹園記四月初四日李長卿邀余及顧升伯湯嘉賓鄭太初出平則門看牡丹主人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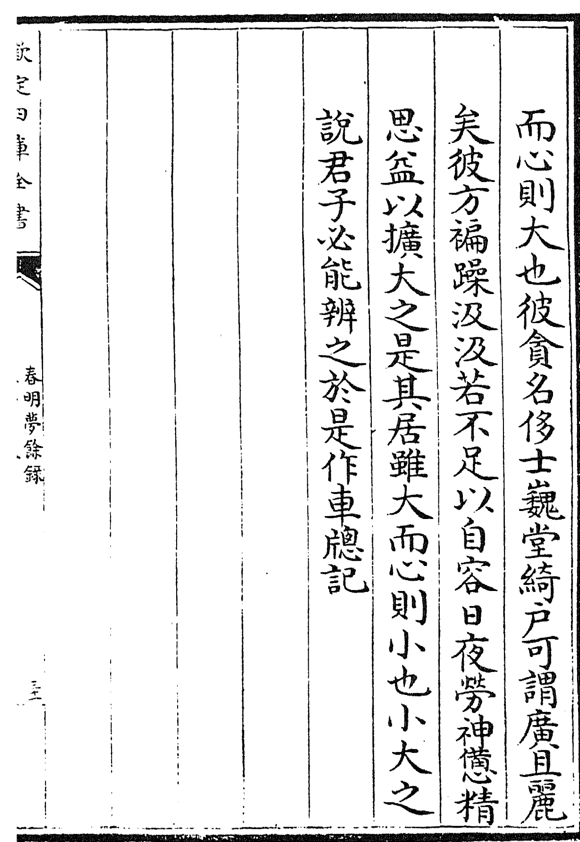
惠安伯張公元善皓髮頳顔伺客甚謹時牡丹繁盛約開五千餘平頭紫大如盤者甚夥西瓜瓤舞青猊之類遍畦有之一種為芙蓉三變尤佳曉起白如珂雪已後作嫩黄色午間紅暈一點如胭霞花之極妖異者主人自言經營四十餘年精神筋力强半疲於此花每見人間花實即採而歸之二年芽始茁十五年始花久則變而為異種單瓣而樓子者有始常而終冶麗者已老不復花則芟其

枝時殘紅在海棠猶三十餘本中設緋幕絲肉遞作自籬落以至門屏無非牡丹可謂極花之觀最後一空亭甚敞亭周遭皆芍藥密如韭畦墻外有地數十畝種亦如之約以開時復來二十六日偕升伯長卿及友人李本石龍君超丘長如陶孝若胡仲修十弟寓庸時小脩亦自密雲至遂同往觀紅者已開殘唯空亭周遭數十畝如積雪約十萬餘本是日來者多高户遂大醉而歸附載其詩看

罷南徐紫錦堆紅亭碧榭又催開旋心纈子紛難識喚取維揚舊譜來　雪色玲瓏照地華飛毓走咒疾如車等閑倒却春三甕未了東軒一角花百千新艷一時開那遣花妖不下來好與扶筇枝上去花頭處處有樓臺　花勲難樹亦難酬炙雪澆風老未休給與掃花十萬戸靈芳國裏古諸侯

薛瑄車𢙣記河東薛德溫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京師僅容几榻床褥又苦其東壁暗甚

力不能辨一牕小子淳乃取廢車上轅卸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櫺類若牕者穴壁而安置之余歸自外來則嘆曰以御史之顯嘗不能辨一牕致以此物為之使富者見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於生事乃至於此既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漏彩清風度凉心神通融四體超爽忽不知天之迥地之廣而屋之陋也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雖小



而心則大也彼貪名侈士巍堂綺户可謂廣且麗
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勞神憊精
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小大之
說君子必能辨之於是作車𢈔記

春明夢餘錄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十七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六十六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寺廟

晉像觀音寺天福中僧道翊所造後漢乾祐中僧從勲以佛舍利親安大士頂烏珠入臨安宋高宗遜於海遂與玉帛圖籍俱航而北僧志完率徒以從至燕都城西五里玉河鄉建寺居之天順壬午及成化丁酉俱重脩

晉嘉福寺唐改龍泉寺即今潭柘寺也寺兩鴟尾自潭

中湯出奇偉之甚昔謂有柘千萬章今亡矣僧新種者存其名耳燕諺謂先有潭柘後有幽州此寺之最古者也

後魏尉使君寺建於元象元年戊午幽州刺史尉萇命造後改為智泉寺武則天時改為大雲寺開元中改為龍興寺在憫忠寺前隋造塔藏舍利處

隋舍利塔建於仁壽二年壬戌正月初文帝為太子時有梵僧以釋迦佛舍利遺之至登極勅天下大州建舍

利塔時幽州節制竇抗造五層木塔扃舍利於其下至唐文宗太和八年塔災宣宗大中丙寅得石函於故基下移置於憫忠寺光寶塔下僖宗中和壬寅又災延燒憫忠寺樓臺俱燼昭宗景福壬子遷舍利於閣內

隋天王寺今之天寧寺開皇中建唐開元中脩明正統中重脩始改今名內有塔高十三尋每每現光其影入殿之門窓隙內一塔散為數十塔影皆倒也

唐火神廟在皇城北貞觀中建元至正六年重脩萬歷

三十三年始增碧瓦後有水亭可望北湖

唐吉祥寺在城西南隅萬歷丙午重脩改名石鐙庵蓋脩時於地掘得石鐙上刻唐人所書心經萬歷中翰林黄輝陶望齡集縉紳於此放生後林增志踵行之尤盛

唐憫忠寺建於貞觀十九年太宗憫東征士卒戰亡者收其遺骸葬幽州城西十餘里許為哀忠墓又於幽州城内建憫忠寺作佛事以超度之中有高閣故但以閣名唐諺憫忠高閣去天一握是也寺前有隋藏舍利塔

所謂智泉寺也及塔灾始移舍利塔於憫忠寺中今石函尚存寺前空地即雙塔舊基

唐晉陽庵供大士像上刻大唐貞觀十四年尉遲敬德監造庵在宣武門外後移受水塘古佛庵庵壞移稽山會館

唐聚慧寺武德中建正統中改萬壽寺在城西戒壇

唐梵率寺今名永安俗呼卧佛寺殿前娑羅樹來自西域唐建寺時所植今大三圍高參天

唐佑聖教寺在通州城内西北隅内浮圖十三層高三百八十尺下作蓮花臺座高百二十尺周圍百四尺虛其中以祀佛孜斷碑刱於唐貞觀七年歷五代宋遼金元凡八世始成塔頂有鏃矢一相傳金將楊彥升射鏃於其上迄今猶存每天氣晴朗塔影垂映白河中

唐淤泥寺即今鷲峰寺鷲峰者唐僧之號也見唐人石刻心經中寺在内城西隅中有栴檀瑞相元學士程鉅夫記云釋迦如來初為太子誕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

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忉利為母說法優闐國王欲見無從乃刻栴檀為像目揵連尊者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成及佛返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為摩頂受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像由是飛歷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兹六十八年涼州一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安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北京汴京一百七十七

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京内殿五十四年丁丑三月燕京火迎還聖安寺五十九年元世祖迎入仁智殿十五年遷於萬安寺一百四十餘年蜀僧紹乾續記云復居慶壽寺一百二十餘年嘉靖戊戌慶壽寺災奉迎鷲峰寺迄天啓丁卯共居八十八年計優闐造像當周穆王辛卯至熹宗丁卯凡三千六百一十餘年其說荒唐不足信然佛之體制衣紋踽踽欲動非近代人所能辦

五代瑞雲寺李克用建今改百家寺在百花山

金彌陀寺即法藏寺在外城東南金大定中建景泰二年脩後有塔中空可登凡七級高十丈餘

金護聖寺即功德寺宣德中僧板庵重修改今名

金雀兒庵在潭柘寺後章宗彈雀於此即行幄建庵

金昊𠀤寺大定四年秦越公主建正統四年王振脩改隆恩寺

金大定寺章宗建有詩刻石今改棲隱寺在仰山

金甘露寺即香山寺建於大定中正統内侍范宏重建費銀七十餘萬傍一軒萬歷御題曰來青山有祭星臺護駕松夢感泉皆金章宗遺跡

遼白塔寺建於壽昌二年塔制如幢色白如銀至元八年加銅網石欄天順二年改名妙應寺附近有青塔寺黒塔寺然寺存而無塔

元天慶寺原遼之永泰寺大安兵毁元世祖至元壬申重建明成化二年錦衣指揮朱善重脩後有高閣可望

天壇僧舍中有李龍眠畫羅漢十六軸

元學士袁桷記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議事執政官翰林集賢成均之在位者悉會於南城之天慶寺命秘書監丞李某爲之主其王府之寮寀悉以佐執事籩豆靜嘉尊斝潔清酒不强飲簪佩雜錯水陸畢凑各執禮盡歡以承飫賜而莫敢自恣酒闌出圖畫若干卷命隨其所能俾識於後禮成復命能文詞者叙其歲月以昭

示來世竊嘗聞之五經之傳左國是先女史之訓有取於繪畫將以正其視聽絶其念慮誠不以五采之可接而為之也先王以房中之歌達於上下而草木蟲魚之纖悉因物以喻意觀文以鑒古審時知變其謹於朝夕者盡矣至於宮室有圖則知夫禮之不可僭溝洫田野則知夫民生之日勞朝覲贊享冕服懸樂詳其儀而慎别之亦將以寓其儆戒之道則是魯國之所以襲藏而躬玩之者誠

有得夫五經之深意夫豈若嗜奇侈聞之士為耳
目計哉河水之精上為天漢昭回萬物喬雲典而
英露集也吾知縑緗之積寶氣旁達候占者必於
是乎得之泰定元年正月具官袁桷記
元報國寺在元彰義街今廣寧門内成化改大慈仁寺
後有高閣西山翠色以手可捫前殿奇松離奇飛舞有
如怒虬閣下窑變觀音僅高尺許寶冠綠帔瞑而右倚
以手承頤宛是吳道子妙畫

蔣德璟記報國寺在宣武門外可二里成化中重脩蓋憲宗為皇太后祝釐處初入東廊憩禪悅菴少遲入寺後總聖門禮佛兩傍名畫百二十軸皆天堂地獄變相僧云宫内送至寺者登大毘盧閣可三十六級為王母及母兩太君遥祝畢閣外通廊環行一週俯視西山若在襟袖宫闕城市具在目中旁精舍一枝繁花或云梨或云杏甚艷遂行觀成化劉公定之碑出總聖門右轉入僧房有海

棠一巨叢其幹大可數圍出過後殿多松樹及核桃再出過正殿則雙松恠甚矣雙松偃蓋皆數百年物東者高可三四丈有三層西則僅高二丈許而枝柯盤屈低亞横斜其陰數畝虬角龍鬚披拂鱗皴其最脩而壓地者以數十紅架承之因移榻其下梳風幕翠一庭寒色

元慶壽寺即雙塔寺在西長安街有二塔一九級一七級寺僧海雲可庵葬其下僧像尚存皆團龍魚袋海雲

像有門弟子劉秉忠贊舊有石刻金章宗飛渡橋飛虹橋六大字嘉靖十七年燬

元般若庵在北湖之南萬歷中始增宏麗改名金剛寺僧雪浪講經其中士紳多從之遊吳中姚現聞先生著準提像讚刻寺中

元靈福寺阜成門外韓家山寺有二奇松漢循吏韓延壽家此山

元祐聖王靈應廟即今都城隍廟在城西刑部街永樂

遷都新其廟宇正統中重修内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
半埋土中相傳下尚有城隍廟三字
元崇國寺元有二崇國寺此乃北寺至元中建至宣德
改名隆善成化壬辰又增護國二字寺為托克托丞相故
宅今佛座下立一幞頭朱衣老叟一鳳冠朱裳老嫗乃
其夫婦也後僧録司右姚廣孝一像一主在焉廣孝舊
配享廟廡嘉靖九年閣臣李時以髠徒不便在廟乃將
其主送大興隆寺寺災移此其像上自題一偈看破芭

蕉柱杖子等閑徹骨露風流有時摇動龜毛拂直待虛空笑點頭後署獨庵老人題獨庵廣孝號也釋名道衍字斯道

元東嶽廟舊稱仁聖宫在朝陽門外真人張留孫買地大都齊化門外擬為宫以祀東嶽大帝未成至治壬戌其徒吴全節始畢工賜名仁聖宫泰定乙丑魯國大長公主出資鉅萬更為寢宫又賜名昭德殿其像乃昭文館學士劉元手製兩傍侍臣倣唐開國功臣像為之故

赫赫有生氣劉元字秉元寶坻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
正奉大夫秘書監卿凡兩都名剎有塑土範金摶換為
佛一出元手天下無與比
元石湖寺在德勝門內北湖傍後為方閣老園
元鐵牛廟在舊燕城東南有土埋鐵牛露脊元人立廟
祀之
元昭應寺在西阜成門外至元中建正德八年重建脩
元法王寺即今廣通寺在高梁橋西北寺四角有石樓

門前玉河水色如碧古柳參天高梁一橋横亘水上余少時讀書東角樓者三年西山黛色時照書幌
元從容庵元僧萬松老人建所著有從容録今磚塔尚存在宣武門内乾石橋北
元碧雲庵在西山建於元楊阿克埒濟正德中内監于經拓之為寺經以佞倖得寵於通灣等處開設皇店歳報上銀八萬兩餘以自飽乃為寺於香山而立塚域於後所費以萬萬計嘉靖初下獄死籍其家天啟三年内璫

魏忠賢重脩土人呼為干公寺

朝天宫在皇城西北元之天師府也宣德中倣南都之制建三清殿通明殿又建普濟景德總制寶藏佑聖靖應崇眞文昌元應九殿至成化十七年重脩天啟六年六月二十日火止存張眞人府府設道籙司元三碑存

張眞人元以為天師明太祖去其舊稱俾為大眞人改天師印為眞人印後授六品銅印曰龍虎山正乙元壇之印弘治間賜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

印蓋紅巾張道陵舊印其文如此而陽平治即蜀之陽平山二十八治之一道陵起處也隆慶元年追奪其玉印萬歷二年厚賄馮保復給之

大德顯靈宮在皇城西永樂時建成化中更拓其制又建彌羅閣嘉靖中復建昊極通明殿東輔薩君殿西弼王帥殿西殿有栢為雷所擘其枝委地如屏

靈濟宮在皇城西祀玉闕金闕二眞人永樂十五年建成化十六年重增宏麗凡遇大禮朝臣先習儀於朝天

宮宮燬乃習儀於此崇禎十五年科臣左懋第疏言二
眞人乃叛臣之子不宜受朝臣拜跪請以帳幕隔之報
可
延壽寺在韓家山永樂時内臣剛鐵靖難從征有功葬
於此
眞覺寺在阜成門外永樂中建至成化九年建石臺高
五丈許上列五塔
弘光寺在香山宣德中内侍鄭同建同高麗人倣其國

毘盧殿之制作圓殿供毘盧門内松徑作盤最為幽勝順天保明寺天順中建俗稱皇姑寺正統八年征𤯝森陝西呂尼叩馬諌而死及復辟乃為建寺肉身在寺中碧霞元君廟在城外東南弘仁橋成化時建弘仁橋元時呼為馬駒橋都人最重元君祠其在麥莊橋北者曰西頂在草橋者曰中頂在東直門外者曰東頂在安定門外者曰北頂又西直門外高梁橋北亦有祠每月朔望士女雲集

極樂寺在阜成門外成化中建寺有牡丹園春日遊履恒滿園有高樓萬歷壬辰新進士曠鳴鸞必欲登之寺僧以久扃不便開曠不聽甫登火發曠與樓俱燼蓋嘉靖庚戌都城告警貯火藥於此煮酒者火觸之而作也

關帝廟在皇城北安門東者曰白馬廟隋基也姚彬盜馬廟在三里河天壇北亦隋基也正陽門甕城廟建於明初蒲州楊太宰博每元旦入拜先以名刺通之曰鄉晚生

明因寺在天壇北內有貫休所畫羅漢十六軸僧紫栢各係以贊僧寮左壁有董文敏其昌書佛成道紀天啟二年刻石

隆安寺天順間建萬歷己酉重脩後有一堂曰淨土社

弘善寺在左安門外所謂韋公寺也正德中內侍韋霦建寺後有西府海棠二株高二尋每開爛如堆繡香氣滿庭昔人恨海棠無香誤也寺東臨池一亭亭後假山極其幽勝

龍華寺在德勝門東成化三年建萬歷五年重脩寺外稻田千畝宛如江南

大隆福寺景泰四年建極其鉅麗大法堂石欄乃南城翔鳳殿物撤用於此

摩訶庵在阜成門外八里庄嘉靖丙午建

都人王崇簡記予少時獵西郊偶過摩訶庵見石工勒金剛經集篆於石呼僧問之廓上人曰此汪中丞所得之古集篆也其始青衣鼓枻於黃蓮洲

垝垣間一篋浮水上觸舟視之故經沒滅耳夜則有鬼物恍惚呵護驚告中丞於日中辨之為古集篆金剛經中丞欲刻之金陵旋以撫軍雲中未果其門人洪度刻木相貽且告之故感此奇因愿勒之石以示久遠並募士大夫楷書於後余為之歎異嘗聞金剛經之有集篆始於五代僧夢英集十八體宋僧道肎增成三十二體此或是耶亡何緇文法書焜燿壁上時萬歷戊午己未之際也予頻

年讀書庵中夕燈晨磬瞻矚獨久甲申避難竄伏
庵中流連而去迨歸來村墟半落風景非殊石經
之室巍然而上人已九十老矣三十年來余初見
刻石於承平之時遊覽於閒暇之日以至喪亂餘
生人物灰散猶得見此經石俛仰今昔不知泣涕
之無從也一日上人命諸孫元長聞因謂余知刻
石因緣屬為著其意求汪中丞序不可得長椿寺
僧性柔出以相質為掇其大畧而識之亦以見余

之瞻依此經獨久也汪中丞名可受號靜峰黃梅

人廓上人名性宏元長名寂善聞因名寂惠

萬壽寺萬歷五年建大璫谷大用寺基慈聖李太后出

資鉅萬命太監馮保督造寺懸永樂時所鑄大鐘内外

書華嚴八十一卷名曰華嚴鐘

按鐘在漢經廠此其一也廠在德勝門内舊鑄高

二丈餘濶一丈餘者尚有十數仆地上皆楷書佛

經端勁如帖非沈度夏㬌不能也

十刹海在龍華寺前萬歷中陜西僧三藏建

千佛寺萬歷九年孝定皇太后建内供高麗所供尊天二十四身阿羅漢一十八身像貌詭異

西域雙林寺在阜成門外二里溝萬歷四年建佛作西番變相

興教寺在雙林寺東成化中建

藥王廟在天壇北戚畹李成銘建

長椿寺萬歷四十年孝定皇太后建在宣武門外斜街

都人米萬鍾水齋禪師傳長椿寺水齋大師者名明暘故中山郡鹿氏子陰入母腹已立禪於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十有一日生泡質雖蒙識田無染見僧而悅聞佛而稱鎮星甫週即從剃落嗣法本郡慈氏寺太和座下餐麩跣立肇脩苦行八越暑霜色腰參請初受記參嶺不二和尚謂當十方弘濟大展宗風某甲不當汝師再走雲霧山謁無窮長老心心印可泯言諦矣自是三十餘年間普陀

大士峨眉普賢菩薩少林達摩祖師道場躬親頂禮往來五臺終南伏牛等山普行饒益一切諸苦徧經罔攝其在中臺古松和尚問師云空假中是甚麽師默然元對當體全空頓見本來心地爲然指以謝復於普陀問大智禪師云如何是生死答云生死原是大智師了然更然一指灸背八十一炷如華卷數乃去通天和尚者峨眉老宿也問師西來意晴天日頭出下雨地皮濕說破無生話只

恐信不及又問識得麼師左指天右指地不更下一語機緣既投衣法旋授二十七代之燈囑師重剔蓋至是師復然一指通前而三矣略述苦行實難縷數當割體肉半斤於伏牛兼刺骨懸耳立禪一年負椽求飼虎於本山暨大湯者前後共六年其臨崖潑水以供僧細事爾最後來京師以水齋著人號水齋師先期不食七再七後然後呷水日數以為常初師持之終南三閱月已持之京師黑

窑廠一年鷲峯寺一年宣武門外茶庵五年嗟夫月光水觀未罷資糧圖澄滌腸存乎神化方之於師行獨苦矣雖然苦行云者世俗目師之强名師固不知孰為苦孰為非苦也惟知空吾身以空一切示無揀擇而已矣聖母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實與嘉之賜金紫欽命梵脩勅建大華嚴寺於永樂店再建大祚長椿寺於今所尋勅師齎内帑普賜南海諸淨剎及欽建八十八佛道場於休哉師之

苦師之宏也斯眞十方弘濟大展宗風者哉

慈慧寺在平則門外萬歷中蜀僧愚庵建寺後蜘蛛塔

蜀太史黄輝有碑記其事

慈壽寺在阜成門外八里萬歷丙子慈聖皇太后建寺

有塔十三級高入雲表後寧安閣榜太后手書又後有

九蓮菩薩像

嘉禧寺在阜成門外二十里萬歷中建中有御書聯

天主堂在宣武門東構於西洋利瑪竇自歐羅巴航海

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所畫天主乃一小兒婦人抱之曰天母其手臂耳鼻皆隆起儼然如生人所印書册皆以白紅一面反覆印之字皆傍行其書裝法如宋板式外以漆革護之外用金銀屈戌鈎絡所製有簡平儀龍尾車沙漏遠鏡候鐘天琴之屬

蔣德璟破邪集序向與西士游第知其歷法與天地球日圭星圭諸器以為工不知其有天主之教也比讀其書第知其竊吾儒事天之旨以為天主

即吾中國所奉上帝不知其以漢哀帝時耶穌為
天主也其書可百餘種頗與佛抗而迹其人不婚
不宦頗勝於火居諸衲子以是不與之絶比吾築
家廟奉先而西士見過謂予此君家主當更有大
主公知之乎予笑謂大主則上帝也吾中國惟天
子得祀上帝餘無敢干者若吾儒性命之學則畏
天敬天無之非天安有畫像即有之恐不是深目
高鼻一濃鬍子耳西士亦語塞或曰佛自西來作

佛像利氏自大西來亦作耶穌像以大西抑西以耶穌抑佛非敢抗吾孔子然佛之徒非之而孔子之徒顧或從之者何也未幾當道檄所司逐之燬其像拆其居而株擒其黨事急乃控於予予適晤觀察曾公曰其教可斥遠人則可矜也曾公以為然稍寛其禁而吾漳黄君天香以破邪集見示則若以其教為必亂世而亟為建鼓之攻又若以予之斥其教而緩其人為異於孟子距楊墨之為者

予謂孟夫子距邪說甚峻然至於楊墨逃而歸則
受之而以招放豚為過今亦西士逃而歸之候矣
愚自以為善學孟子特不敢似退之所稱功不在
禹下耳且以中國之尊賢聖之衆聖天子一統之
盛何所不容四夷八館現有譯字之官西僧七王
亦賜闡教之號即近議脩歴亦令西士與欽天分
曹測定聊以之備重譯一種示無外而已原不足
驅也驅則何難之有李文節曰退之原道其功甚

偉第未聞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而輒廬其居亦不必予因以此意廣黄君而復歎邪說之行能使愚民為所惑皆吾未能明先王之道之咎而非邪說與愚民之咎也白蓮聞香諸教入其黨者駢首就戮意竊哀之然則黄君破邪之書其亦哀西士而思以全之歟即謂有功於西士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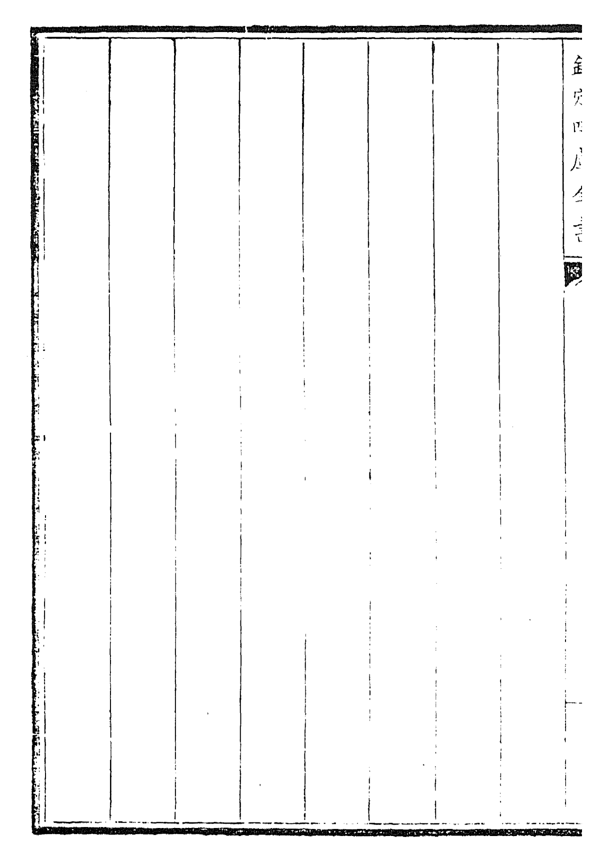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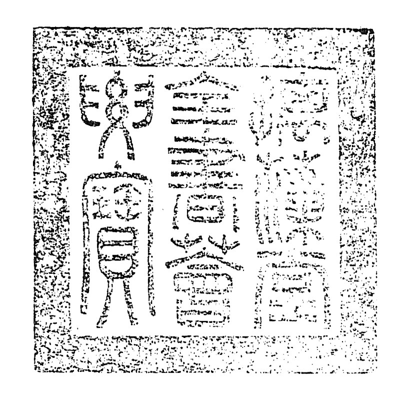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十五第二十九頁前七行都哩章舊作朶里真今改

卷六十六第一頁前五行烏珠舊作兀术今改

十頁後五行揚阿克埒濟舊作耶阿利吉今改

十二頁後三行額森舊作也先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貢生臣周廷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十八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六十七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石刻

周宣王石鼓文在國子監廟門内京師石刻莫古於宣王獵碣矣其形如鼓其數盈十葢周宣田獵之事史籀之迹也舊在陳倉野中韓昌黎為博士時請於祭酒欲輿之太學不從鄭餘慶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遂至散失宋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府學廡巳失其一

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足大觀二年歸於汴京詔以金填其文初致之辟雍後移至寶和殿金人破汴輦至於燕置王宣撫家復移大興府學元皇慶移至文廟戟門内其文漫滅不可讀潘迪音訓載四百九十四字薛尚功帖載四百五十一字今存三百二十五字

楊用修愼曰此文在太學潘迪有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予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葢全文也嘗刻之木以傳矣然都元敬金薤篇

劉梅國廣文選所收仍是殘缺四百九十四字本

葢亦未見此也

陸文裕深曰石鼓詩先儒辨論至多葢風雅之遺

云鼓今在北監予為司業祭酒時慮其泐也欲扃

鑰之而不果别有樹碑一元司業潘迪以今文寫

之仍其舊闕潘碑與鼓積有存亡矣潘仕大德間

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時甞謂十鼓其一已無字

其一惟存數字潘虞相去不遠其言如此今去之

又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頗賴諸家文字集錄以傳石顧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又好古而搜訪訓釋靡餘力矣咸存斷闕焉歐陽公集古所錄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乃稱先世藏本集古錄之前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視資古又前矣又前之則韓公所見紙本已謂毫髮備盡復有年深闕畫之歎韋應物亦謂風雨

闕訛而杜工部直云陳倉石鼓久已訛其上下世數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號博雅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闕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欵識諸作斯已勤矣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每鼓列行裁分為十而章句次第又與諸家不同子行介士未嘗入燕止於畫中見鼓爾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乃爾耶此詩出於修撰楊用修慎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千古之一快哉

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之為愈也

石鼓文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駘君子云獵云獵云遊麀鹿速速君子之求彎彎卣弓弓茲以時我驅其時其來僎僎𢡄𢡄炱炱即御即時麀鹿速速其來大坴我驅其僕其來僨僨射其豚屬

右甲鼓

汧繄泛泛丞波潮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漫漫有鯊其

遊𢕌𢕌白魚鱳鱳其菹底鮮黄白其鯿有鮒有白其䇊孔庶鸞之㚖㚖洋洋趯趯其魚惟何惟鱮惟鯉何以橐之惟楊及柳

右乙鼓

田車孔安鋚勒馯馯六師既簡左驂翻翻左驂騝騝我以隮于原我戎止陸宮車其寫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原有迪其戎奔奔大車出洛亞獸白澤我執而勿射多庶𨘋𨘋君子乃樂

右丙鼓

帥彼鑾車𠣵速迂𡏺如秀弓孔碩彤矢𦬒𦬒四馬其寫六轡沃若徒䮙孔庶鄜騎宣博𦍧車載道如徒如章原隰陰陽趍趍六馬射之簇簇有貙如虎獸鹿如兕怡爾多賢連禽奉雉我免允異

右丁鼓

我來自東靈雨奔流逆湧盈盈渫隰君子旣涉我馬流汧汧緊洎淒丞士駕言西歸舫舟自鄜徒䮙逴逴惟舟

以道或陰或陽扱深以户出于水一方丞徒徨止其奔

我以阻其乃事

右戊鼓

宣猷作原作周導遄我辭攸除帥彼阪田芀為世里希

微戫㦽乃咢湪栗柞棫其㧎樓㮑庸庸鳴絛亞箬其華

何為所荐𦨵𦨵水𥁕導旨樹幽晤

右已鼓

徒御嘽嘽然而師旅填然會同又繹以左戎障弓矢孔

庶熘熘是熾射夫寫矢具奪舉堂其徒肝來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攸止

右庚鼓

彼走驕驕馬庶哲哲華華雉皃位多庶微我師氏憲憲文武何其一之

右辛鼓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日惟丙申旭日杲杲我其旁導乘馬既迪敎夏康康駕彼

四黄左驂騯騯右驂騋騋檠戟以弈汝不執德旛翰黎黎旟斿施施公謂大夾余及如玆邑曷不余及

右壬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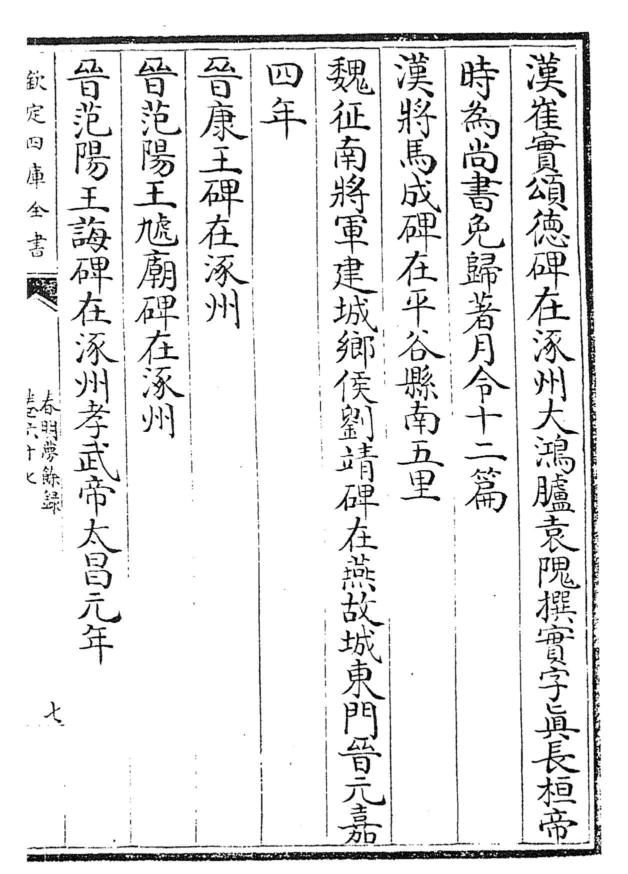
吳人憐亟朝夕儆惕載西載北勿奄勿伐若而出奇進獻用特歸格藝祖告于太祝禘嘗受享致其芳藝寓逄中囿孔庶麀鹿原隰既坦彊理畽畽大田不蒐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是

右癸鼓

張懷瓘曰按籀文者周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七畧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鄄酇定六書二曰竒字是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陳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史籀即籀文之祖也

漢韓延壽碑在京西南罕山延壽漢循吏世居於此人呼為韓家山碑漶滅不可讀

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延熹四年碑在京西北昌平境上



漢崔實頌德碑在涿州大鴻臚袁隗撰實字眞長桓帝時為尚書免歸著月令十二篇

漢將馬成碑在平谷縣南五里

魏征南將軍建城鄉侯劉靖碑在燕故城東門晉元嘉四年

晉康王碑在涿州

晉范陽王虓廟碑在涿州

晉范陽王誨碑在涿州孝武帝太昌元年

定武本蘭亭叙在國學東廂

唐太宗留心右軍之蹟因魏徵言蘭亭叙真蹟在僧辨才處特遣御史蕭翼賺得武德四年收入秦府貞觀十年始命湯普徹馮承素諸葛貞歐陽詢褚遂良各有臨本而歐褚流傳最著後之所謂定武本歐臨是也所謂唐絹本褚臨是也定武本當時石刻禁中每紙已值錢數萬迨後石晉之亂契丹輦之而北路棄殺胡林慶歷中李學究得之其

子負官緡無償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帑金代償納石於庫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刋一别本以應求者此郡貞贋已有二刻矣其子紹彭字道祖又模之他石潛易古刻又剔損古刻湍流帶左右五字為識大觀中詔向其子嗣昌取龕宣和殿後靖康之亂金人取石鼓及蘭亭叙重氊輦至於燕見宋人姜白石蘭亭考中石鼓在國學而蘭亭不知所在矣今存國學者疑是定州薛師正翻刻本或薛

紹彭所刻本雖非古刻然元人不能也此石一云明初出天師庵土中一云元順帝北還重𨫼裹載棄之于路徐中山取置國學

唐紫陽觀碑玄宗御製在涿州道士邊洞元修眞成僊于此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靈昌郡太守李邕文並書逸人太原郭卓然模勒并題額

李秀字元秀范陽人唐玄宗朝以功拜雲麾將軍

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封遼西郡開國公卒於開元四年塟范陽福祿鄉碑刻於天寶元年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為李思訓在陜西一為此碑其官同其姓同也然此碑筆法遒逸大勝陜碑秦人有著石墨鐫華者乃以為一碑且以北碑為趙松雪所臨誤矣此碑舊貯良鄉縣庫中不知何時入都城宛平令李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雲麾碑建古墨齋以覆之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得

謂萬歴中王京兆惟儉攜去汴中

范陽郡憫忠寺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為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元垢淨光寶塔頌范陽府功曹參軍兼節度掌書記張不矜撰承奉郎守經畧軍胄曹參軍蘓靈芝書至徳二載十一月十五日建其文書丹於石故以後為前

按唐史肅宗至德二載安禄山已死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强遣安守忠阿史那承慶往徵兵因密圖

之思明納判官耿仁智等之謀乃囚承慶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此碑蓋建於初歸附之時而借以媚唐也靈芝之書法整潔較所書諸碑此為最勝其碑完好乃近人著景物畧者謂碑上半斷裂不可讀且藴靈芝之原有其人乃謂為李北海自鐫名尤誤之甚北海自鐫名乃伏靈芝也

隋天寧寺塔前石幢開皇時置書體遒美楊升庵云最

似歐褚筆法

隋房山石經開皇中釋靜琬鑿石刻經一藏僅成而卒

唐宋皆有續刻

隋立幽州智泉寺舍利塔仁壽元年内史令王臣暕宣撰

隋智泉寺舍利感應記王邵撰

唐秀峯寺石幢心經貞觀二十二年書

唐重藏舍利記景福元年沙門南叙述僧知常書

唐石磴庵心經廣德二年趙偃書

唐重藏舍利記會昌六年采師倫書

唐草書千文僧亞栖書自云飛鳥出林驚蛇入草

唐雲居寺石浮屠銘王大悅撰開元十五年

唐雲居寺石浮圖銘梁高望書開元十年

唐石經堂記劉濟撰元和四年

唐金僊公主奏請莊田記王守泰撰

唐隸書心經天寶十五年二月一日朝議大夫行尚書

武部郎中上柱國徐浩書都人孫氏從墨蹟勒石

唐太尉朱懷珪碑元載撰李融書

宋仁宗篆書鍼灸經石刻在太醫院三皇廟内舊在汴

中移此燕中無宋蹟以其地未奉宋正朔也

採魏院石塔記遼景福元年建燕京寶塔寺講律沙門

如正述在今蕃育署

石經碑在舊燕城南金國子學碑碑刻春秋禮記今磨

滅不完

佑聖王靈應碑金貞元元年許復書

戒壇聚慧寺碑大定元年建

大憫忠舍利函記大安十年義中書

潭柘寺碑大定十三年

香山寺碑李晏撰

大興隆寺碑李晏撰又章宗書飛虹橋飛渡橋六大字

平遼碑立燕都豐宜門外史臣韓昉撰字文虛中書舊

有詩云十丈豐碑勢倚空風雲猶憶下遼東百年功業

秦皇帝一代文章太史公石斷龍鱗秋雨後苔封鰲背夕陽中行人立馬空惆悵禾黍離離滿故宮韓昉燕京人

雙塔寺碑党懷英撰并書舊在西長安門外寺中為内監取置神道懷英奉符人善篆籀人稱李陽冰之後一人

棲雲嘯臺字章宗遊駐蹕山題刻於石

重修蜀先主廟記金王庭筠書在涿州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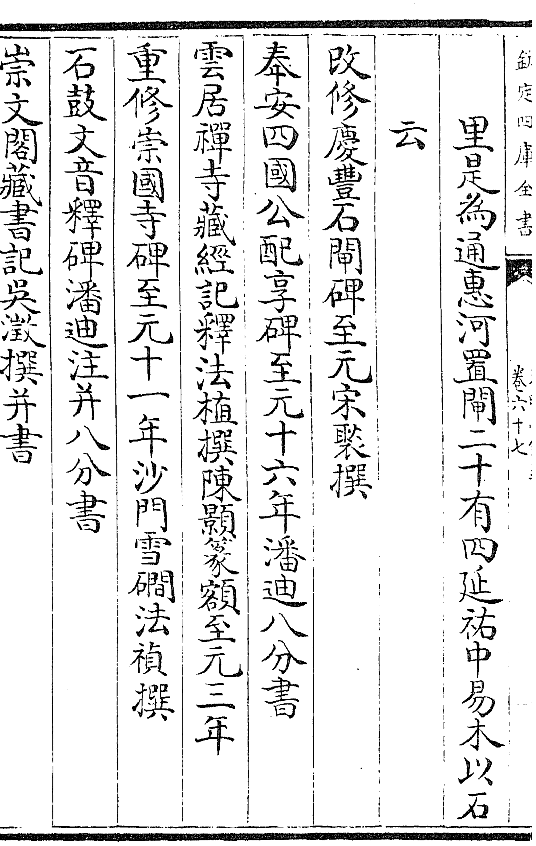
雲居寺續鐫石經記遼趙遵仁撰清寧四年

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遼沙門志才撰天慶八年鐫

華嚴堂經本記賈志道撰并書至元元年

通惠河碑元翰林歐陽玄文

碑畧首導昌平白浮之水次緒太行西山之麓會馬眼諸泉瀦為七里河東流入自城西水門滙集成潭又東並宮墻環大内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至潞水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三百



里是為通惠河置閘二十有四延祐中易木以石

云

改修慶豐石閘碑至元宋褧撰

奉安四國公配享碑至元十六年潘迪八分書

雲居禪寺藏經記釋法植撰陳顥篆額至元三年

重修崇國寺碑至元十一年沙門雪磵法禎撰

石鼓文音釋碑潘迪注并八分書

崇文閣藏書記吳澂撰并書

佑聖王靈應碑至元任拭撰張禮書

天慶寺碑至元九年學士王惲譔并書

隆禧觀碑在大都東南數里漷州地漷州本漢泉州地

遼稱鎮金為縣建觀元學士王惲譔文

大都路總治碑皇慶二年王構撰劉賡書

延祐二年進士題名記趙孟頫書在國學

崇教大師演公碑皇慶五年趙孟頫書

張天師像贊趙孟頫書

張天師大道歌趙孟頫書

爭座位帖趙孟頫臨

黄庭經趙孟頫臨

樂毅論趙孟頫臨

金丹四百字趙孟頫書以上四刻俱在國學

慶壽寺碑編修所次二官王萬慶撰

眞人留國公碑延祐四年趙孟頫書

城隍廟碑至治四年莊文昭書

大都城隍佑聖王碑泰定三年

黃籙大醮碑泰定二年虞集書

眞人張留孫碑天歷二年趙孟頫書

昭德殿碑天歷三年趙世延書

加封先聖父母并夫人及四配制祠碑至順元年

大都城隍廟碑至順二年虞集撰喀尔庫庫書

碧雲庵碑至順二年

仁聖宮碑至順二年虞集八分書

碧雲庵碑元統三年

萬寧寺神御殿碑至正四年歐陽玄撰寺在鼓樓東内

有番字碑二座豐甚

潭柘寺碑至正八年葛天麟

崇國寺勅諭碑至正十四年

隆安選公傳戒碑至正二十四年危素書

潭柘寺碑危素書

護國佑聖王記至正二十五年吴雲書

長明燈記至正二十六年

盤無閭山碑在薊州城平津門外洪武三年御製

重脩順天府學碑宣德三年大學士楊榮

文丞相祠碑永樂楊士奇

朝天宮記事碑宣德時建

潭柘寺碑正統學士胡濙

大國師智光功行碑天順時建

弘光寺碑內侍高麗鄭同

法藏寺碑沙門道孚

重脩憫忠寺碑正統七年陳贄

脩順天府學碑正統十一年陳循

文丞相祠碑羅倫撰

西天大喇嘛裕勒喀伊喇行實碑天順二年

大國師智光功行碑天順時建

脩朝天宮記事碑成化時建

報國寺碑成化劉定之

大隆善護國寺勑碑成化七年

龍華寺碑成化八年僧道深撰

眞覺寺御製碑成化九年

古像觀音大士碑成化二十三年程敏政

潭柘寺碑弘治大學士謝遷

大隆善寺勑碑正德七年

昭應宮碑大學士費宏

脩順天府學碑萬歷府尹李損

萬壽寺碑萬歷大學士張居正

脩龍華寺碑萬歷朱之蕃

脩火德眞君廟碑萬歷朱之蕃書翁正春撰文

重脩憫忠寺碑萬歷公鼐

壇北藥王廟碑恭順侯吳惟英

慈慧寺碑陶望齡撰黄輝書

蜘蛛塔記黄輝書

正陽門漢前將軍關侯廟碑焦竑撰董其昌書

長椿寺水齋傳米萬鍾書

明因寺傳道記董其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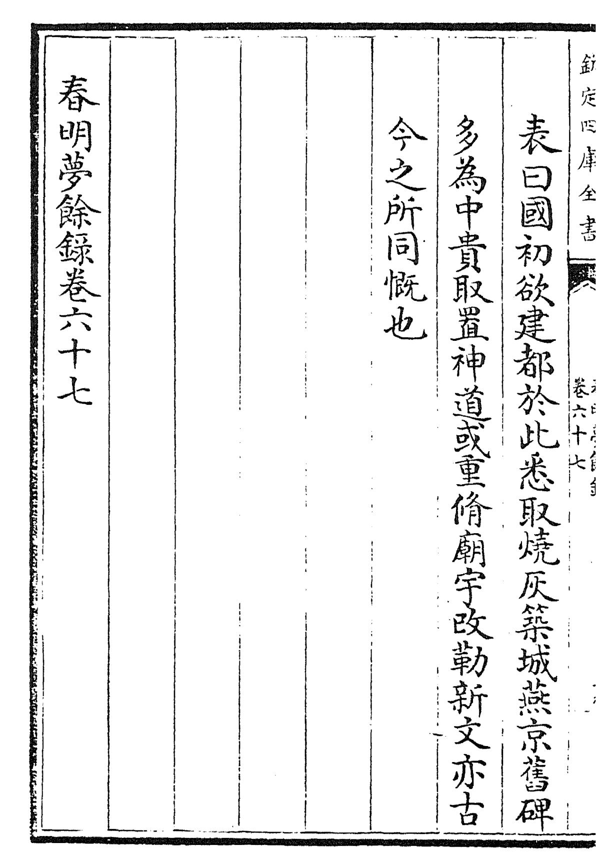
燕都有虞帝廟不知始於何代其碑則唐貞元間顔眞卿書謂之復廟碑至元時尚在元人王惲文集有大都復虞帝廟碑記謂此碑人屢欲易去礱焉以他用主者心懪恍若有儆動乃已後有道士陳志元起長春別院復購之約不犯原刻用石背及來徙碑與趺圻身挺植重不克舉道士惕息不

敢徙仍安原處其碑著異如此今不可考

元人又有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云竊見大都南京廟學所有九經石刻刋琢極精近年以來舊制既廢舉皆散亂於荒煙草棘間日就摧圮甚可寶惜且經之遺制自漢唐至今歷代聖王無不尊崇修理葢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混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修立以彰國容按九經石刻舊在汴梁學宫金人移置於燕今不復

存余官汴城於開封府學又見有篆書九經似是唐人手跡已殘剥不全余捐貲修理列於兩廡今亦在深泥中矣

石刻在世可以考證逸事補史之訛缺然所存者極鮮舊記載景祐時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長安碑石為塔材又雒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華樓殿基悉是雒中故碑金陵街衢半是六朝舊碑余向在汴梁搜閱舊碑止相國寺宋白一碑張孝廉民



表曰國初欲建都於此悉取燒灰築城燕京舊碑多為中貴取置神道或重脩廟宇改勒新文亦古今之所同慨也

春明夢餘錄卷六十七